



开栏的话:

儿童文学是以读者对象(儿童)命名的文学类型,因而儿童文学的一切问题都会与儿童发生关联。儿童文学虽以儿童为中心,但又不以儿童为边界,儿童文学又与家庭、教育、社会、人类相连。

什么是儿童文学?如何理解儿童文学?往往成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术研究乃至出版传播、阅读推广的原初问题。为了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儿童文学理论话语,促进新时代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特开辟“儿童文学思辨之窗”专栏,约请专业人士,以词条的形式,就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探讨。

思辨是思考、思索、辨析、辩证。钱锺书先生曾言,每逢思辨得到结论,心灵的追求达到目的,常以“回家”作为比喻。回是历程,家是对象,历程是回复以求安息。希望“儿童文学思辨之窗”能为大家在共创儿童文学的历程中,打开探索的边界,注入思辨的力量,寻求思维的共识,推动儿童文学事业的繁荣。

不仅是儿童的文学

□王泉根

儿童文学是文学大系统中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儿童文学(或称少年儿童文学)是以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为中心,具有契合儿童审美意识与发展心理的艺术特征,有益于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这一特殊文学内部,因读者不同年龄段的差异性特征(如身心特征、思维特征、社会化特征),而又将其具体区分为少年文学、童年文学、幼年文学三个层次。

儿童文学是一种文学类型,除了具有对应于现代文体“四分法”中的四种文体——儿童诗、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和儿童戏剧以外,还有儿歌、童话、寓言、故事、科学文艺等文体。儿童文学又具有跨文体、交叉性的特征。随着现代社会儿童精神需求的多样化,儿童文学借助新兴科技手段,通过与其他艺术门类的交融整合,产生了不少新的样式,如儿童影视、图画书、网游文学等。

儿童文学是一种以儿童为中心但不以儿童为边界,为儿童而创作、编写,并且适合他们阅读兴趣与接受能力的文学。因而儿童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非常“儿童化”的。儿童文学充满儿童的幻想与想象,儿童喜闻乐见的题材内容、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语言艺术,给了儿童许多快乐、想象与感动。儿童在阅读和欣赏儿童文学的过程中会受到思想、品德方面的启发和教益,逐渐认识社会人生,潜移默化地得到情感、素养、知识等方面的熏陶和影响,感受母语文化之美,品味生活美、自然美、艺术美,丰富其内在的精神世界,立德树人,培根铸魂,伴随他们快乐的童年时代,享受审美愉悦的生命成长。

儿童文学是一种重在表现少年儿童生活世界及其精神生命成长的文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将影响孩子的一生,因而这种文学具有明确的社会责任与美学使命。儿童文学总是把导人向上、引人向善、养成儿童本性上的美德、夯实人之为人的心性基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对未来一代的人性规范与文化期待,也是儿童文学价值功能特殊性的体现。

现代儿童几乎百分之百接受学校教育,在校园中成长。学校教育中的人文内容主要是“语文”。由于绝大多数语文课文都是文学/儿童文学作品,因而语文教学与儿童文学自然成了“一体两面”之事。儿童文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主要资源,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实现语文教育目标的内容支撑、形象支撑与审美支撑。儿童文学又与家庭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等密切相关,是联系家庭、学校、社会最紧密、影响最广泛的文学样式。

中国儿童文学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有其独具的历史资源、文脉传承与东方表达,远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上古神话图腾,承续汉唐以来农耕文明色彩斑斓的民间童话、童谣宝库;进入近现代,又以开放兼容的胸襟,吸纳以欧美为典型的外国儿童文学新元素,从而形成现代性的中国儿童文学精神与文体。新中国成立迄今的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历史演进中发展最快,作家创作、理论研究、出版传播、阅读教学取得成就最大的历史时期。今天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上儿童文学大国。近年,中国出版的文学类图书中儿童文学占比很高。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始终与中华民族的未来想象和复兴伟业密切相连,承载着化育儿童进而塑造民族未来优质性格的文化使命。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口耳相传的“民间儿童文学”

□秦文

民间儿童文学是由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儿童文学,是儿童文学的组成部分,通常与作家书面创作的儿童文学相区别,也称口头儿童文学。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为使宝贵的精神财富传给后人,满足教化孩子的需要,劳动人民将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进行简化、美化、通俗化,创作出一类适合儿童需要的或以儿童形象为角色的儿童文学。

民间儿童文学为现代书面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题材、内容和艺术手法,是现代书面儿童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民间儿童文学经过无数群众创作丰富完善,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成果;民间儿童文学是口耳相传的艺术,用口头语言进行创作和传播,并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化,同一童谣或寓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会有内容或形式

上的差异;民间儿童文学包括许多具有奇异情节、传奇色彩的故事,在丰富的想象与奇特的幻想中有着别样的乐趣。因此,民间儿童文学具有人民性、集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想象性、传奇性等特征。

民间儿童文学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包括儿歌、童谣、故事诗、绕口令、谚语、谜语等韵文作品,一类是包括神话、传说、生活故事、英雄故事、动物故事、讽刺故事、寓言、童话等叙事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是一种不自觉的文学创作,具有实用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民间儿童文学表达着劳动人民自己的生活感受、思想感情与理想追求,凝聚着历代劳动者的智慧和情感。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成分,但优秀、健康的民间儿童文学对各个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均有促进作用。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师)

两种儿童文学史

□王黎君

儿童文学史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儿童文学产生、发展的真实历史;二是记录、叙述、评价儿童文学历史,被叙述出来的儿童文学历史。

儿童文学史首先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儿童文学事件的总和,包括作家的创作和作品、各种文学潮流、话语论争,关于儿童文学的批评与基本理论的建构,以及儿童文学的出版、读者的接受等内容。这些事件存在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正是这些客观存在的、过去的事件构成了儿童文学的历史,这是一种按照时间顺序动态推进的原生态历史。

被叙述出来的儿童文学史,是叙述者在对儿童文学史实进行研究和加工的基础之上阐释出来的历史。研究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基于自身对历史材料的理解和认识,梳理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轨迹,评点、分析、总结儿童文学作品和现象及思潮,探讨儿童文学发展演变的动力和原因。这里面所描述的历史事件是经过叙述者主观化处理之后的事件,包含着叙述者对材料的研析、取舍与重组,对客观历史事实的分析和阐释,与原生态的历史之间不完全等同。这样的儿童文学史,其实是叙述者基于历史事

件建构出来的儿童文学历史,带有叙述者的主观性,也是叙述者学术研究的结果,并受到叙述者所处时代语境的影响。

研究者叙述儿童文学史的维度是多元的,这形成了不同的儿童文学史建构。有学者从地理的维度切入,阐释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的儿童文学史,如重庆儿童文学史、东北儿童文学史等地方性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史、法国儿童文学史、德国儿童文学史等国别史,也有学者追溯英语区域的儿童文学史,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儿童文学史,这些历史叙述都有着明确的地理区域范围;有从时间的维度展开叙述,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等,也有从儿童文学文体的维度进行叙述,如童话史、寓言史等。这些不同维度的儿童文学史,基本上是从宏观的视野,遵循历史推进的纵向时间规律,阐明儿童文学历史发生发展的轨迹。

(作者系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访谈



刘崇善

谭旭东:刘老师您好!您是新中国第一批儿童文学评论家。能不能请您谈一谈,自己是怎么走上文学这条道路的,您的第一篇儿童文学理论评论文章何时发表,又因何而创作呢?

刘崇善:我是在南京读的中学,从中学时代起就喜爱写作。那时,为《新华日报》写了几篇报道,报社就吸收我参加通讯员学习班。报社领导给我们讲课的时候,称呼我们为“青年作家”,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南京市文联的青年文学创作小组,吸收全市各中学的文学爱好者为成员,我也被吸收进去。一批文学青年经常在一起学习、交流,我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快。从那时起,我就决定毕业后进大学中文系深造,立志成为一个作家。

1952年9月,我怀着作家的梦想,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入校以后,新生先要进行端正专业思想的学习。当时规定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研究人才、高等学校和中学师资。这出乎我的意料,我不免有点失望。但是,我并不想改变自己的志向,在正课学习之外,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在阅读写作书籍和写作上。毫不夸张地说,图书馆的写作类书籍,几乎都被我借读过。我发现一本对指导写作极好的书,就是艾芜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文学手册》。我买了一本,它是我的写作指导用书。

除大量阅读以外,我的写作也没有停滞。在确立儿童文学为人生目标之前,我依然写些文学作品的读后感和随笔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不断被各种报纸刊出。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普通一兵》的读后感,约两千多字,在《文汇报》的发表。南京

大学广播站当天中午全文播出,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我的其他写作成果,两篇《古雅的道路》读后感,先后在《青年报》发表,以及针对学习生活中的问题写的杂文,见诸《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因为我“不务正业”,竟成了中文系的一个另类。那时,高等学校经过院系调整以后,学生不写毕业论文,写学年论文成为考查学生学习成绩的一种方式。系里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每个同学也都心向往之。我热衷于创作,并没有被选上。在“逞强好胜”心理的驱使下,我便自定选题、自我辅导老师,写了第一篇儿童文学论文《鲁迅与儿童文学》。1956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这篇论文在广东的文学期刊《作品》上发表。这算是我心目中自己第一篇比较严肃的儿童文学研究文章。

谭旭东:我了解到,您在大学时代不仅走上了文学评论和研究的道路,同时也开始尝试儿童诗创作,您为何选择了儿童诗?

刘崇善:严格来说,我是因为热爱写作,才想成为一个作家,而不是爱上了儿童文学,并立志要成为儿童文学作家。进入大学之前,尽管也买过若干儿童文学经典作品,但我并不真正熟悉和了解儿童文学。直到我收到两封特殊的来信,它们来自《新少年报》和上海某儿童书店。这两封信都约我写儿童文学作品。当时,为儿童写作的人很少,仅凭我在报纸上发表的那点文字,竟被他们发现,由此也引发我关注儿童文学。与此同时,我在《厦门大学学报》上读到一篇有关儿童文学的论文,作者是陈汝惠。他在那篇文章中,阐述了儿童文学的特点和创作的要求。这时正是我十分迷茫,不知究竟应该写什么的阶段。我对这篇文章特别关注,并与陈汝惠建立了联系。当时,我并不了解我国儿童文学的状况,直到后来才知道陈伯吹与陈汝惠是亲兄弟,两人相差十岁。也算是“机缘巧合”,就这样我与儿童文学建立了联系。

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想要我去工作。虽然我曾与该社有过联系,给《少年文艺》写了两首小诗,为该社宣传科编印的内部刊物写过几篇书评。或许是当时儿童文学界人

才稀缺,出版社社长爱才似渴,我才能有这样的机会。进入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以后,我从事儿童文学的工作才算正式开始。我的第一首儿童诗《金达莉》写于进入大学之初,当时参加学校诗社的活动,为出版一期增报,大家都写诗,我也就这么写了。我并不知道诗该怎么写,只是把我怎么想的自然地表现出来。《金达莉》取材于抗美援朝期间,表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奋战、抗击美国,鼓舞国内学生努力学习的精神风貌。我曾将这首诗投给几家儿童报纸,却都没有被采用。后来,我带着它前往南京师范学院,向该院中文系主任、老诗人孙望请教。孙望非常热情,循循善诱地分析了它的特点,指出诗里写了带有象征性的金达莉,这是生长在朝鲜国土上的一种花,我国称之为映山红。这首诗通过志愿军把金达莉寄给我,又被我制成书签夹进书页,以此把阵地和课堂、战斗和学习联系在一起,表达了这首诗的主题。孙望认为这是一首好诗,而且指出它与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的风格很接近,建议我多读他的诗。孙望还鼓励我说,不要因报纸没有采用就灰心,应该有自信心。在孙望的鼓励下,我将《金达莉》寄给创刊不久的《少年文艺》,并在1954年5月(总第11期)的刊物上发表。现在重读这首诗,虽然诗的构思有特点,但写得十分稚嫩,甚至有点概念化。但是,正是因为孙望的鼓励,使我增添了写诗的兴趣,重给了信心。此后,我在写诗的道路上日趋成熟,最终成为一个写儿童诗的诗人。

谭旭东:当时,上海儿童文学创作、评论和编辑队伍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壮大,有哪些重要的事件或人物,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刘崇善:上海汇集了一大批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就有陈伯吹、贺宜、包蕾、何公超、任溶溶、洪汛涛、钟子芒、任大霖、任大英、黄衣青、鲁兵、圣野等。与他们相比,我的差距实在很大。这与多少作家在同一单位工作,犹如进入一所规模巨大的学校,无论是创作或是编辑工作,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在他们身上可以汲取到丰富的养料,促使自己更快地成长。

那时,我被分配在《少年文艺》工作,担任诗

歌编辑,在这所特殊的“学校”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李楚城是第一任少年文艺编辑室主任。在他的任期内,少年儿童出版社决定创办《儿童文学研究》,暂设在少年文艺编辑室,抽调了文艺编辑室的魏同贤和我担任编辑。创刊之前,曾作为“内部刊物”试刊,在试刊中,收到李楚城写的关于报告文学(当时称“特写”)的一篇专论。魏同贤是一位老编辑,他将这篇专论加工的任务交给了我。平时,李楚城讲话或是写文章都很严谨,然而这篇专论的开头部分却比较冗长。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大胆删去了其中的一些段落,并压缩了不少文字。而负责终审的恰恰就是作者本人。没想到,经我加工的这篇专论竟顺利地通过了。事后,李楚城甚至在室务会上表扬了我,说我做编辑认真负责。从此以后,我对来稿,凡是认为需要修改的,都要加以沟通,并作出必要增删,这已成为我做一名编辑必须要做好的事。

谭旭东:在您的创作生涯中,哪位作家对您的影响最深,或给予您支持和鼓励?您认为,写好儿童诗,需要具备哪些重要条件?

刘崇善:中学时代,我就喜欢写作,但最初写的内容非常狭窄,大都是反映学校生活的通讯报道,日常生活中的新人新事,以及文学作品、电影的读后感或观后感。那时,我曾考虑以自己熟悉的文体体裁来反映生活,可是,我并不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又从何下笔呢?直到我选择了儿童文学,我的写作才有了有源之水,永不枯竭。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刚长大的孩子,对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比较熟悉和了解,通过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挖掘,就有许多可写的素材。何况在生活中,处处都有孩子,我主动地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与他们交朋友,写作的素材也就越来越多。

期以写成人诗居多。袁鹰写国际题材的诗较多,出版有诗集《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刘饶民写得比较多的是儿歌,他的儿童诗代表作是《大海的歌》。贺宜主要写儿童文学评论,也写过一些儿童诗。我比较喜欢田地和金近的儿童诗,如田地的诗集《他在阳光下走》、金近的《小队长的苦闷》《在我们的村子里》等。他俩的儿童诗的显著特点,都是取材于儿童的日常生活和活动,风格清新活泼,而且亲切温润。后来就形成了我对儿童诗的基本观念,我认为,应该努力去写让儿童看得懂,反映儿童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儿童诗。

在我学习写诗的过程中,从一个诗歌爱好者到担任《少年文艺》的诗歌编辑,许多诗人都曾帮助过我。大学时期,担任我们课程的老师中,诗人孙望和赵瑞麟都曾给我指导,除了帮助我了解诗的构思、风格,也曾为我写的习作进行修改,使其增色不少。赵瑞麟甚至把他写诗的经验传授给我。他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告诉我诗对语言的要求。他说,一个人,十只手指都戴了戒指,就不如只戴一只,以此说明诗不应追求辞藻的华丽。这个比喻使我终身受益。到了《少年文艺》工作以后,我接触的诗人更多了,特别是诗人雷抒雁和曾任《文学报》主编的诗人雁翼。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都谈的是诗,雁翼甚至要求每次见面都要带上自己的新作,相互学习和交流。我向他们学习了很多,也在儿童诗的创作上更加努力。

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了《儿童文学》在烟台召开的儿童诗研讨会,并作了题为《儿童诗的梦想和构思》的发言,批评了儿童诗创作存在的问题,开诚布公地指出创作上的一些粗制滥造现象。这次发言受到与会诗人们的认可,大家认为我对作品实事求是,敢于批评,客观公正。正如我前面所说,好的儿童诗,作家需要与诗人交朋友,得写出儿童看得懂的句子来。评论家更要有批评的勇气,勇于为儿童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把脉问诊,这样才能让更多更好的儿童诗作品真正走进孩子们的生活。

(刘崇善系儿童诗诗人、评论家,谭旭东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心 诗心 童心

□刘崇善 谭旭东